



轻与重

59

## 品味之战

[法] 菲利普·索莱尔斯 著 赵济鸿 施程辉 张帆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Philippe Sollers

La Guerre du Goû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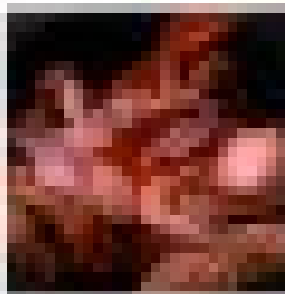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LA CANTIERA

UNA STORIA DI  
UNO DEI LUOGHI PIÙ BELLI D'ITALIA

1999-2000



1999-2000

## LA CANTIERA

1999-2000



圣与重

PESTINA 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 品味之战

[法] 菲利普·索莱尔斯 著 赵济鸿 施程辉 张帆 译

Philippe Sollers

La Guerre du Goût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味之战/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著;施程辉,张帆,赵济鸿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7020-7

I. ①品… II. ①菲… ②施… ③张… ④赵… III. ①随笔—  
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1058 号



轻与重文丛  
**品味之战**

著 者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  
译 者 赵济鸿 施程辉 张 帆  
责任编辑 王莹兮  
装帧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22.5  
插 页 4  
字 数 34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020-7/I·1778  
定 价 88.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 主 编 的 话

###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 (Dandan Jiang)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 前 言

本书直接衔接于以下随笔作品：《极限之体验与写作》(*L'Écriture et l'expérience des limites*)、《特例的理论》(*Théorie des Exceptions*)、《即兴集》(*Improvisations*)等。

本书的创作理念旨在构建一段真实、生动、分类清晰的艺术文学史；一架活动的、在时间轴上来去自如的阶梯(例如，从维庸到兰波或到热内；从萨德到普鲁斯特；从塞利纳到圣西蒙；从但丁到乔伊斯；从提香到毕加索；从卡夫卡到帕斯卡)。

因此，创作意图便是一改线性历史形式，脱去其长久的钝性，或是相反地，避开它本身的惊骇之面与救世主降临说。同一种玄奥的虚无主义摆出了这两种看似相对的立场，但是两者都无法在日渐加强的技术王权下找到自我定位。除了各种演绎的冲突之外，有一个且唯一的问题被越来越尖锐地提出，

这绝非偶然：在一个日复一日、与我们的身体同时迈向毁灭的世界里，出现的阅读问题。然而，这场极度冒险也可能是一次机会。

我们不会在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些年迈的现代三神的影响上驻留。他们之后涌现的人名(布勒东、布朗肖、萨特、拉康、巴特、福柯、阿尔都塞、德里达、德勒兹、德波)也都以各自的方式进入此领域。人们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阅读；有时认知并拥护他们；当然，在追随其他冒险与其他征程中，偶尔也有反对。然而，有位与他们同样严于思考的作家，会对有关他们中一把手的作品、对他们的充耳不闻，甚至曲解而感到惊讶：他就是海德格尔。例如，他的不朽之作《尼采》(Nietzsche)不为人所悉，其中原因不难理解。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认为它明晰了我的言词：“历史不是一串朝代的连续，而是同样的人同样的事的一种独特复刻，它涉及到多种关于终点的模式多样又善变的思考，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直接性。”

“同样的人同样的事的一种独特复刻”，“不同程度的直接性”：我认为，与本书对话的作者所深入接触的，是这种基本直觉。关于神话，某些作者甚至设想一位作家或者一位艺术家的思想就能像神话般地活跃数个世纪(普鲁斯特：“所有伟大的作家会在某些点上会合，他们就像一位好似跨越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天才处于不同时刻的存在，有时还相互矛盾”)。我

们看到此番震撼假设引来铺天盖地的偏见微词。

那些胆量、那些“追寻”都输给了广告商无限扩大的剧烈退步吗？是的。因此，有必要提起，或者重提，一些简单的事物。这样一来，我们将浪漫主义或新超现实主义放在一边；一段令人沮丧不自在的插曲跃入，就像“新小说(nouveau roman)”那样；高校学术界发生各种衰退；向依旧自命违规的器质激化法求助；诗性低吟一贯只不过是场诡辩；提前唱响了恍惚中自我毁灭的陈旧颂歌；关于叙事的性质以及发展的纸上谈兵之说；社会学至上论势力渐弱，正好配合了清规戒律之秀；政治犹如浮云却指手划脚地介入；字词抽搐间构成了用于快速销售的伪书劣刊的边缘背影，它们被召唤隐没于二进制数字世界，同生物制造齐名(海德格尔：“‘文化’领域的文学统制经济恰如其分地答复了盛产方面的统制经济论”)。此例举略显鲁莽，但无法忽略幻象统治的最新发现：伦理的复权状似迫使盲信思想、蒙昧主义以及各时代的苦难默不吭声。危机发生，并且加剧，这就是真相，但也可究其原因，不过只有极少数人，很少，能够将此坚持到底。

借此机会，与心怀恶意以至于流传天下的“政治正确”观点截然相反，我要明确我这边并未对本人于1983年出版的小说《女人们》(此书的问世似乎成了缠绕某些人的难题)中所言所道做过任何更改、任何出卖、任何背弃、任何转变撤销或是

主观放弃、任何“退回”。这部作品掀起过风波，引来暗涌之怒以及不休之戾，它取得了“成功”（不言而喻），它在一阵阵误解中被发行或查封，而依旧等待被翻开传阅的一天。会有这么一天。对我来说，小说永远是思维以他类方式的延续。幻象家思考着、描绘着诗意存在的序曲，它被强加的社会禁条以及贬黜、压制和捏造——但它也被赋予了巨大的自由、坚韧不拔、熠熠辉光。说到思想，它思索着这些阻挠、这些拨云见日之理：万变不离其宗。我选用了战争(guerre)一词因为那这就是一场战争，而矢口否认充其量是黄口小儿之为；往最坏的说，便是操纵人心的犬儒主义。我又选择了品味(goût)一词（对，是的，就是这18世纪从孟德斯鸠一直到伏尔泰的凝神向往之谈），因为，周详考虑后，重中之重便在此。战争：“我想到一场战争，由于权利或由于不得已，由于十分意外的逻辑。”（兰波）品味：“品味是质素之本，它概括了所有其他优点。它是智慧之顶。天资只有通过它才能达到最佳状态，其他官能才能均衡发挥。”（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我们刚读到一些冒犯技术之教的词句，一些对此教义来说是错误、夸张无理、不堪入目、带来创伤的字眼：思想、诗意存在、思索、战争、品味、逻辑、均衡、状态、天资。读者想将它们忘记？想将它们从眼前抹去？也许吧。但是它们又再次出现了。人们会称那个执意要使用它们的人为挑衅者。若是一本书呢？大概会

说，多么恶劣的题目啊！

值得一提的是，《女人们》未同《戏剧》(*Drame*)或《天堂》一样被定义为“先锋派”书籍。因为其内容曾经乃至现在都使人不自在。令人不自在的内容，看似边读边懂，实则不然。当然，正如我们所说的，大家认为自己最该去评价的是两性之事。一个说，啊，哎唷，性。另一个想，哦，喔唷，利。精彩年代的巴甫洛夫式不幸顺势而行。然而，突然坚持历史带来的生物、社会影响意义意味着我们就该由此介入，仅此而已。十年后，得到全球认可，无需再议(“卵子之侵”[*Le viol de l'ovule*]，甚至成为了现今某大晚报的题目，向我们传递了其深切的道德之忧)。对，无需任何修改。那些反应迟缓的先锋派、被冒犯的(原因不讲自明)理智教士以及匆忙的回收工们，对不住了。此外，接下来可以就《游戏者的画像》、《绝对的心》(*Le Cœur absolu*)、《法兰西狂舞曲》(*Les Folies françaises*)、《金百合》(*Le Lys d'or*)、《威尼斯节日》、《秘密》所谈论的内容发问。到底在说什么，什么是别处没有的？问得好，而作者将这个问题埋入一片阴郁的寂静中。这片寂静不是永恒的：一个故事结束，另一个故事开始，或者另一个故事思考着正等待它的演绎者们。他们几乎正呱呱坠地：让他们来吧。司汤达于 1842 年去世，当时认为自己的作品将于 1934 年才会为人所读。他还可以再加一两个世纪。他没想过要自问一下是否有人在那之前还会进行拜读。

这项工程,由于仅此一项(作者主持一项文学期刊,或是身为一间出版社的顾问,亦或者为了排疑解惑间断性地出现于媒体,这些都不够),故不挑战任何制度权威。它不是一套已发表文章的“汇编集”,而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未发表作品,它的一笔一画都被精确打算着以巩固其整体意义。它不隶属任何党派;不鼓吹任何集体行为;不主持公道不划分真善美(更不定义丑恶——波德莱尔:“撰写本书不是为了我的情人、我的女儿或我的姐妹[……]我把这种作用留给那些有意将美妙的情节同美妙的言语混淆的人[……]我的作品可以带来益处。对此我不感到苦恼。它也能带来害处。对此我也不感到欣喜”);它对堕落置若罔闻,只维护一群受威胁的小众群体,其成员皆是各个时段的艺术创造者。这项工程长期以来受经济、政治影响,“父道主义反射”或是“民主嘲讽”已被认作次要或多余。让作者被轮番评判吧,偶尔说法婉转,被看作早熟、传统、现代主义、毫无价值、滑稽、伪善、患有精神分裂、偏执、幼稚、空洞、放肆、教皇主义、伏尔泰派,不一一例举了,这些跟他企图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大相径庭。“邻父之疑”不懈地想挖掘出每位作者背后站着的人:从我的情况来看,则要逆向而行。反传媒的指责者与伦理学家,多愁善感者与各种虔信者,命中注定地,与他们所谓的对手有着相同的评估标准。不足为奇。无论如何,木已成舟,以下是相当数量业已成章的文



字。不过确实,人们也可以当它们不存在。在一个印刷品主要依靠实力评估报告得以存在、同社会学或讣告说毗连并以强制便捷或是遥控追思的形式得以出售的年代,没什么比这更容易了。演出是一个大家庭,它那家庭小说能通过其梦游症般并过于自信的恶趣味被轻松认可,该小说并未面临毁灭。品味成为各种独特情境下“概括所有其他优点的优点”恰好是因为它再也不具“价值”了,社会价值也不具备。面对一个恶趣味相争的社会,我更青睐一个千姿百态的独异群体。在这本书里,人们在惋惜时还会注意到,除了个别例外,作者偏爱援引法国文学。他要为此自行辩护吗?没什么不可以。不过,这等于是请求原谅他的存在。

来点儿家喻户晓的法语? 本形兼顾? 以下:

    憨第德(Candide)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不停地抽打发颤,自言自语道:“如果这里是千万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那别的地方呢?”<sup>①</sup>

    公历元年 1763 年 2 月 18 日,骄阳当空,阳光洒入鱼池,如同众友人所见闻,我被送上苍空。<sup>②</sup>

---

① 伏尔泰。

② 同上。